

•随笔•自然物语•

最美还是家乡的油菜花

□张英超

春天里，我去家乡的郊外踏青，于澧河河坡上又见到油菜花的丰姿。

站在河堤上远眺，蓝天白云下，两岸河坡上的油菜花如层层叠叠的瀑布一般泻下，具有流动的美感。顺着油菜花田在河岸上漫游，阳光蒸腾，蜂蝶逐舞，微风拂动下的油菜花一浪接一浪，远播着层层香雾，令人眩晕和慵懒，让你的眼眸里幻化出黄金般的美梦。

是的，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蕃，但我觉得最美还是家乡的油菜花。

油菜花之美，美在她的点缀。据说南方有些地方油菜的种植面积广，花开时节漫山遍野，成了旅游的一景。而我的家乡地处平原，也不是油菜的主产区，油菜花当然说不上漫山遍野，但它

对绿野的精心点缀，谁说不是春天里让人心醉的一景呢？放眼望去，油菜花绣在小麦铺展的绿野里，像一条飘逸的黄丝巾，这里一绺，那里一抹，时断时续，时隐时现，让你觉得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了油菜花的点缀，平旷的绿野是不是会单调乏味？

油菜花之美，美在她的花期。“明媚鲜妍能几时，一朝漂泊难寻觅。”桃梨之花，虽然如霞似雪，但绽放一个星期左右就魂消香断。而油菜花却不是这样。也许是经过风霜刀剑严相逼的锤炼，经冬的油菜在春天里开得较早，花期也长，下边的花凋谢了，结出菜荚，上边的秆上又挂出团团花朵。向上向上，她随着茎的长高而渐次绽放，一直到初夏油菜成熟时，上边还有少许花朵留恋着自己的青春岁月。

油菜花之美，美在她的抚慰。儿时的春夏之交，伴着油菜花香，我曾不止一次地躲过生产队里看护人的眼睛，蹓到油菜地里剷草。那时的油菜是移栽的，没有现在植得密。当我拱到油菜花海里，不想剷草时，便躺在油菜棵的间隙里闭目养神，和着蜜蜂的嘤嘤嗡嗡，以及附近的鸟鸣之声，能感受到贫瘠的生活里少有的安适和快乐。当然，当我挎着篮子要回家时，免不了偷摘几把嫩油菜叶擦在篮底，以便回家当下面条的菜。回味起来，那油菜叶吃起来光滑可口，让我对油菜花又多了一个记忆节点。

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春天，最美还是家乡的油菜花。就让我们像“黄蝶”一样，投入家乡油菜花的怀抱，多留几个靓照，细细地品味人生的乐趣，做一个黄金一样的美梦吧！

•随笔•人间真情•

我想陪您慢慢变老

□一尘

忙了一天很疲惫。下班回到家里，妈妈打开门，把我迎进屋里，给我拿拖鞋。我换好鞋，妈妈又拉着我的手到餐桌旁，让我赶快吃饭，怕饭菜凉了。我抬眼一看，好丰盛！都是妈妈拿手的、我爱吃的：番茄炒鸡蛋、排骨、鱼、水煎包……

我高兴地搂着妈妈的脖子使劲亲。一伸胳膊、脚一蹬，出了一身冷汗。怎么在床上？头晕乎乎的！妈妈呢？原来是一场梦！一看表，上班要迟到了，立马爬起来拾掇好往单位赶，但是心情久久不能平息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……

以前，我每次回家，妈妈听到我上楼的脚步，都会立在门口等我。我都20多岁了，一进门，还扑倒在她怀里，让她抱抱。

妈妈离世已经13年了。她是突发心脏病走的，走得很突然，才53岁。

那年清明前夕，春暖花开的时候，4月1日——西方的愚人节，老天让妈妈偷偷睡着了。我觉得妈妈在逗我玩儿，我一直喊她，可惜一直到她现在都不曾醒来。

妈妈在的时候，我可以尽情撒娇，可以开怀大笑，可以无休抱怨，可以远离世故……总之，妈妈就是我们的依靠。可是她走了，连走都选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怕我送她时冻着。以后每年去扫墓，老天都是艳阳高照，可心里总是灰蒙蒙的。

妈妈对我很溺爱。她活着时，从来不高声训斥我，哪怕我把她气得浑身哆嗦都不舍得打我一下。她总是无奈地说：“你啥时候能懂事呢？”妈妈在时，舍不得让我干活，她却整天不闲着。

妈妈去世的前一个月，我被门前工地上的长钉扎住脚，妈妈让我躺在床上，连吃饭都喂我。我嗔怪地说：“我都这么大了，您还喂我吃饭，我是脚疼又不是手疼，让我自己吃。”妈妈忧心地说：“你脚疼我心疼。动着伤口疼得厉害，你别动就少点疼。”妈妈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她走了，不给我一点尽孝的机会，哪怕在床前伺候她一天也好。

妈妈很珍惜我的点滴成长。我剪下的头发她放好长时间舍不得丢掉，她说看到头发就想到我。我小时候头发又稀又黄，是典型的“黄毛丫头”，没想到长大了，头发变黑了，但还是很少。妈妈就说：“贵人不顶重发，我闺女一定有出息。”她把我的照片收集在一起，一遍遍地端详比较，每次都微微地笑。

我在整理妈妈的遗物时，发现一个包了手绢的小盒子。我打开的瞬间，不由震惊了！原来是我五六岁时做的布娃娃。从小我的手就巧，喜欢绣个花、缝个小玩具什么的。当时我们家还在爸爸当兵时的大西北驻地，辗转几千里，搬了好几次家，妈妈还放着我小时候的玩偶！

妈妈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好媳妇。爸妈都是从农村出来的，爸爸在部队，基本上管不了家。妈妈在娘家是大姐、在婆家是大嫂，家务事都是妈妈操持，她温柔贤惠、任劳任怨，挑起了一大家人的重担。有几个亲戚家的孩子上学吃住在我家，十里八村的乡亲进城都在我家落脚，有病住不起医院，把我家当临时病房。妈妈整天像陀螺一样为他人忙活着，心力交瘁，身体不好她也不言，总是硬挺着，皱纹很早就爬到她的额头上。妈妈从来没有给我讲过做人的大道理，可是她的一言一行让我体会会到，作为女人，朴实和善良的美德像金子一样闪亮。

现在，每当回到家，妈妈再也不会给我开门了；每当吃起饭菜，再也没有了妈妈的味道。每当别人回娘家我都十分羡慕；每当阖家团圆，我都倍感失落……我多想再享受一下妈妈的怀抱，多想再听听妈妈的唠叨。如今我也成为人母，近不惑之年了，更觉出妈妈的艰辛和不易。妈妈在时，总觉得自己还小、不懂事，不会照顾人，现在深刻体会到“子欲孝而亲不在”的悲哀！

多想给妈妈做顿饭，多想陪妈妈看看病，多想给妈妈添件衣裳……多想，陪妈妈慢慢变老！

忆江南

□杨树

一
人何在，人在黄鹤楼。仙客身游白云外，危楼空自望归舟，檐外雨未收。

二
人何在，人在鹦鹉洲。征帆片片归无计，梅笛声声吹客愁，江水东西流。

三
人何在，人在平桥西。芙蓉娑娑蝉声里，莲叶参差与肩齐，暗香透罗衣。

四
人何在，人在碧纱橱。绣帘半卷调锦瑟，蕉叶低垂睡鹈鴂，闲焚香一炉。

五
人何在，人正忆王孙。泼茶香伴画眉趣，灶下婢属最知音，怜取眼前人。



•小说•世相百态•

“李抬长”

□莫 红

李建国爱抬杠，是我们双河市寨内有名的“杠头儿”，故大伙给他起了个绰号“李抬长”。

当年我和李建国一起下放到农村。那年麦收时，正在割麦的李建国被飞来的屎壳郎撞了头，他满腔怒火，大骂一声，拿着镰刀去追屎壳郎，一追就是大半天，老农队长为此把他狠狠熊一顿。事后据他讲，他追屎壳郎追了好几里路，终于用镰刀把屎壳郎打落在地。

一次吃午饭时，天色发黄，我好奇地问饲养员铜斧，天咋这么黄呀？铜斧看看天，说，天黄有雨，人黄有病。李建国接过话茬说，那不一定，二队磊蛋的爹脸像黄表纸，五十多了还扛麦包。铜斧说，如果下雨了咋说？李建国说，我站在雨地里淋。大伙纷纷劝李建国说，人家老农有丰富的经验，你收回话吧，别抬了。李建国硬着脖子说，大丈夫吐口唾沫是个钉。结果，那天真下了雨，李建国硬是在雨里淋了两个小时，事后大病一场。

后来李建国参军当工程兵，退伍后更爱抬杠了，于是，“李抬长”的绰号就稳稳当属于他了。和李建国喝酒聊

天，你如果说股市该涨了，或者说肉价又该降了，他会立刻放下手中的筷子，紧盯着你说，那不一定。我们几个对他把底，会立马避开他挑衅的目光，并巧妙绕开话题。一次喝酒，李建国的战友刘建设称他下午从武汉开车回来，286公里的路程他总共跑两个小时。李建国一听来了精神，放下筷子说，那不一定，我记得武汉离我们这里285公里。两人吵得不可开交，商定打的去高速路看个究竟，输者对瓶吹一斤白酒。我们几个都说，武汉离我们这里确实是286公里，劝李建国别抬了，但李建国硬是和刘建设租车去了高速路口。事后听说那晚李建国在高速路口附近一个小餐馆喝得一塌糊涂，一夜醉卧路边。

事后，李建国向我们发誓：以后他再抬杠，就烂嘴烂舌头。大伙不信，故意拿漏洞百出十分荒唐的话刺激他，比如说驴生了一只老虎，或者说海南岛三伏天下鹅毛大雪，他会对白：二斤的母鸡撒了三斤油，我信。为啥？肥呗！

一次，李建国和妻子逛街，忽见一老太太栽倒在路边，头上磕出了血，挣扎了几下没坐起来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很多人围观，却没人上去搀扶。一脖子里挂着相机的中年男子说，现在世风日

下，道德缺失，你看看你看看，老人跌倒，这么多人，却没人帮扶。李建国突然来了精神，对那人说，那……他“那”字刚出口，就突然捂住自己的嘴，在人们惊奇的注视下拉着妻子走出人群。妻子边走边对他说，你鳖子这次表现良好。我真怕你再抬杠，去搀扶那位老太太，被讹住后，咱那点家底不得赔光。李建国愣怔一会儿，竟然对妻子大声说，那不一定。说着就回身穿过人群，上前把老太太扶了起来。一见李建国上去搀扶老太太，大家纷纷上去帮忙，把老太太扶到李建国的背上。李建国匆匆忙忙把老太太背到医院急诊室，医生给老太太的头部进行了包扎。李建国联系了老太太的家人。

不多会儿，老太太的子女赶到医院，他们非但没谢李建国，反而拿出两千元钱表示感谢。李建国坚决不收钱。那位挂照相机的中年男子全程跟踪照相，把照片发到了网上。李建国一下子成了双河市的荣誉市民。

一次我问他，你搀扶老人就不怕被讹吗？李建国说，其实那天好多人上去帮我搀扶老人，世上还是良善的人多。我抬杠压根就没赢过，这次终于赢了，看来我没白当这个“李抬长”。